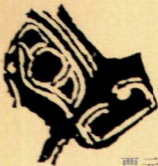




我读《金瓶梅》 《金瓶梅》札记



太虚幻境四仙姑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贾元春为什么见不得“玉”字？ 《红楼梦》中的皇帝



话说璜大奶奶 话说李嬷嬷



薛宝钗的绣春囊？ 薛宝琴为何落榜？



《封神演义》浅说 读《百家姓》 红娘与王婆



书中自有茶香来 书中自有酒香来



时空所捕获的人质 皇帝补裤子 期待新翻竹枝词

春梦随云散

刘心武
著

春
梦
随
云
散

刘心武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梦随云散/刘心武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

ISBN 7-02-003723-2

I. 春…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027 号

责任编辑:廉萍

责任校对:葛云波

责任印制:王景林

春梦随云散

Chun Meng Sui Yun San

刘心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723-2/1·2847

定价 12.60 元

编辑说明

近年来,关于作家学者化的呼声时常响起,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为了对这种现象给予鼓励和总结,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

作家谈论学术问题,一般不受既成模式的束缚,文章大多写得自由生动,而且往往眼光犀利,思路开阔,读来颇富启发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尊重作家的写作习惯,本丛书在写作方法和体例上并不强求统一,每一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也都只是作者本人的一家之言,并不代表我们对学术问题的评判。作为出版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会加深对作家学者化这一话题的讨论,当然,对学术问题本身的讨论也是我们所热切期望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

2001年12月21日

111.24/1.4

春梦随云散(代序)

刘 心 武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入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尚未现形，先闻其歌：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
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我以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与悼梦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母题。在古典诗歌里，“春”字和“梦”字出现的频率极高，“春梦”二字相连以一个内涵丰富的词语出现的情况屡见不鲜。

南北朝时期，梁萧悫有《春庭晚望》：

春庭聊纵望，楼台自相隐；
窗梅落晚花，池竹开初笋。
泉鸣知水急，云来觉山近；
不愁花不飞，到畏花飞尽。

那时律诗还处在萌芽状态，他却已在齐整抑扬的诗句里表达了鲜明的伤春情怀。

到了唐朝，这种情怀的诗歌成几何级数增长，无论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还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人，几乎都有在这个母题下的写作。李白的《春日

醉起言志》把春、梦、酒、人生融为了一个整体：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
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
借问此何日，春风语流莺。
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
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

这是一篇在生命时空里浪漫遨游的宣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浪漫风格的，主要创作针砭时弊、描摹社会生活中凄楚场景的现实主义诗人，一旦偶尔进入关于春与梦这样的题材，却立刻投入类似《春日醉起言志》那样的情怀，形成一种自觉的呼应。杜甫有许多“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那样的诗句，不必一一列举。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因为简捷生动，通俗易懂，却又意蕴丰沛，可作多种诠释，而成为了关于春与梦、得与失、逝与在、美与毁的千古绝唱，渗透在了所有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

在宋朝，王安石、苏轼是政治上的死敌，凡涉及到政见的文字，他们不是南辕北辙就是互相抵牾，然而，一到关于春与梦的吟诵，居然殊途同归，情怀相契。王安石人称拗相公，政治上固执僵硬，有不近人情之诮，但他咏起春来，“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竟很有赏春的情趣，并且也能因春及人，“一梦章江已十年，故人重见想皤然；只应两岸当时柳，能到春来尚可怜。”人生如梦，春光易逝，因此必须珍重最琐屑的生活乐趣，珍惜非功利的人际关系，他还有“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诗句，正是那悼春伤逝情怀的自然延伸。王安石当年政治上究竟有哪些作为，在党争中究竟手段如何，应该作如何评价，现在一般人恐怕都很难通晓把握，但是，如上述所引的诗句，却

无须什么“背景资料”，便可以立即为我们所理解，所欣赏。苏轼的这类诗作更多，“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也许算得其中最精警的一例。不同政见、性格的诗人，可以进入到同一个诗域里面，使人性深处的情愫得到沟通融会，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文化现象。

在南唐李煜的创作及宋词里，“春”与“梦”的母题更有淋漓尽致致的发挥。“伤春似旧，荡一点，春心如酒。”“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易醒。”“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相寻梦里路，飞花落雨中。”“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这个纠葛在“春”与“梦”上的文学传统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元曲和明传奇之中，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花流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汤显祖的《牡丹亭》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伤春名句，而且这两出戏剧里都有关于梦的重要情节。

于是，这个传统在清代的《红楼梦》里集大成，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升华。

当然，对具体个案要做具体分析。在每个文学家的每一个涉及“春”与“梦”的作品里，除了人性中的共通性，都会融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社会群体归属意识，以至政治理念。我不是想简单地否定摈弃以往习见的那些对我们民族古典文学的分析角度，但是，我想自问并且求教于大家：对上述我所提及的文学遗产，用从西方传来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进行定位分析，是否合适？须知至少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中国的文学艺术根本就还没有跟西方的文学艺术有什么自觉的交融借鉴，上面所列举的种种主义，也是西方近世

乃至几十年前才被提出的。中国的文学有自己的发展线索,有着独特的审美通感领域,像《红楼梦》,作者说著书是“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当然有其避祸求存的一面,但恐怕也并非完全是瞒蔽之语——伤春悼梦,引导读者对生命的奥秘作“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诗意认知,恐怕确实是曹雪芹著书的“大旨”。

正是怀着对我们民族古典文学的浓厚探究兴趣,近年来我陆续写下了若干文章,其中用功最多的是《金瓶梅》和《红楼梦》,而且还曾用中篇小说形式将我对《红楼梦》探佚的成果体现出来。这个集子汇集了我有关古典文学研读的随笔,其中有不少是此前未曾收过集子的,更有若干是近来的新作。因为编书时产生了上述一些随想,所以就用“春梦随云散”作了书名。切盼广大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教。

2000年3月24日于温榆斋

心有灵犀

王蒙 著



春梦随云散

刘心武 著



中国文人的 非正常死亡

李国文 著





我读《金瓶梅》 《金瓶梅》札记



太虚幻境四仙姑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贾元春为什么见不得“玉”字？ 《红楼梦》中的皇帝



话说璜大奶奶 话说李嬷嬷



薛宝钗的绣春囊？ 薛宝琴为何落榜？



《封神演义》浅说 读《百家姓》 红娘与王婆



书中自有茶香来 书中自有酒香来



时空所捕获的人质 皇帝补裤子 期待新翻竹枝词

目 录

春梦随云散(代序)	1
我读《金瓶梅》	1
《金瓶梅》札记	5
太虚幻境四仙姑	24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27
再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44
贾元春为什么见不得“玉”字?	52
《红楼梦》中的皇帝	56
妙玉之谜	62
再探妙玉之谜	67
雅趣相与析	73
“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	76
芦雪庵联诗是雪芹自传	83
贾母天平哪边倾?	88
二丫头与己儿	92
好雨知情节	95
话说璜大奶奶	98
话说李嬷嬷	107

薛宝钗的绣春囊?	115
薛宝琴为何落榜?	119
龟大何首乌?	124
《红楼梦》里的歇后语	127
“三十”与“云月”	130
有谁曳杖过烟林	
——读《曹雪芹新传》	136
半个世纪一座楼	143
《红楼梦》缩写本前言	147
“三春”何解	151
歪评凤姐	154
想喝碧梗粥	161
我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165
远“水”近“红”	171
《封神演义》浅说	174
读《百家姓》	177
十首足矣	179
红娘与王婆	183
移处寻芳为哪般?	186
书中自有茶香来	191
书中自有酒香来	195
月亮的角色	198
牧童短笛	203
绿阴深处吟诗亭	206
搜索友情	210
时空所捕获的人质	216
皇帝补裤子	226

期待新翻竹枝词·····	232
--------------	-----

[附]

刘心武与《红楼梦》(周汝昌)·····	235
刘心武破译四仙姑(周汝昌)·····	239
续话四仙姑(周汝昌)·····	242

我读《金瓶梅》

我是先读过《红楼梦》，才读《金瓶梅》的。这两部巨著有其相似之处，它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种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仙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格局中突破了出来，将笔墨浓涂重染地奉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史外”人物，展现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满了前述那几本“英雄史诗”里罕见的关于“饮食男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画，人物不再是粗线条的皴染，而是工笔画似地须眉细勒，而且极为注重人物语言的铺排，往往通过生猛鲜活的性格语言，使书中人物跳脱纸上，令读者过目难忘，掩卷如邻。

《金瓶梅》里面有为数不少的性描写，其中确实有不少是直露到放肆程度的色情文字。《红楼梦》里也有性描写，但处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感，或虽粗鄙却点到为止，并都为塑造人物而设，没有卖弄招徕之意。《金瓶梅》产生的时代，皇帝公开征求春药，达官贵人更荒淫无耻，“房中术”成为最大的时髦，一时淫风甚炽，影响到民间社会，直达底层，不仅性行为相当地“解放”，戏曲演唱乃至茶肆说书，包括野史小说，直到市俗俚语，在表现性行为上也相当地“没遮拦”。《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成就”，放在那样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独创性，因此，我以为一般论者（性学专家例外）对此书的色情描写评价不高，乃至多予诟病，是可

以理解的。

不过,把《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全看作著书人招揽观者的“噱头”,那又不对了。《金瓶梅》的构思十分巧妙,它从《水浒传》里“武松杀嫂”一节衍化出来,“借树开花”,“种豆得瓜”。在《水浒传》里是武松在狮子楼上杀了西门庆,《金瓶梅》却告诉我们武松是错杀了他人。西门庆把潘金莲娶进了他家,当了第五房小老婆。于是由此展开了对西门庆这个市井恶霸的全方位描写,并由此辐射出了关于那个时代的丰富而具体的人际存在与相互倾轧,并且常常有透越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性学意义的人性开掘,显示出此书作为长篇小说的独特的美学价值,或许这个价值不是作者有意识向我们提供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

《金瓶梅》这一书名,可以理解成“金色的花瓶里插着梅花”,但绝大多数读者都认同于这书名里概括着全书三位女主角的解释,“金”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是庞春梅。相对而言,李瓶儿可能是更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一位女性,因为在她和西门庆的关系里,有着超越了肉欲的爱情。西门庆这一纵欲狂人,也因在与她的爱情中显示出了人性中的温柔、宽容与善意,从而更有血有肉,更具认知内涵。潘金莲的形象,作为无时无刻不思淫纵欲的一个“性存在”,未免失之于“单纯”,但她的性格,却是刻画得最活灵活现,凸现纸面,令人难忘的。庞春梅是一个比潘金莲和李瓶儿都更复杂的艺术形象,她表面上有时非常“正经”,骨子里却比潘金莲更加淫荡无度;她的复仇手段,或直截了当而且残酷至极,或曲折隐蔽如软刀子割心;她对西门庆女婿陈经济的追求,怪异而执著,变态而宽容,折射出那个“世风日下”的市民社会对传统礼教的公然蔑视与无情“解构”。

《金瓶梅》是以写西门庆一家的食色生涯为主的,但《金瓶梅》确实又并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说,尤其不能因为其中有色情

文字,便定性为“淫书”,因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现着西门庆家门之外广泛而杂驳的社会生活。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实是表现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把大运河的南北交汇点一带的商贸盛况,市廛车辐,滚滚红尘,描绘得光怪陆离、栩栩如生,特别是书中几次酣畅淋漓地描写了清河县中的灯节盛况,那种世俗生活的“共享繁华”,显示出一种超越个人悲欢恩怨的人间乐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样的寓意,善思的读者或者从中可以悟出,无论人世间的多么多的苦难、阴谋、残暴、荒淫、堕落、沉沦,毕竟冥冥中还存在着某种推进人世发展的“规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阶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污垢阴秽,个体生命仍应保持对生命的珍视,这珍视里包括着对俗世生活琐屑乐趣的主动享有。

《金瓶梅》的描写空间,还几次越过了一县一府,而直接写到京都,写到豪门,写到宫廷,一直写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证出,此书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此书写成时,嘉靖宠臣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已被斥逐、诛杀,所以著者得以放手影射他们的弄权獗为,表现他们如何卖官鬻爵,收贿纳凶,豢养鹰犬,鱼肉黎民,败坏世风,制造人祸。据考,书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来影射严嵩、严世蕃的。其实,书中所写的那种官场黑暗、税吏腐败、官商勾结、淫靡成风,并非只是“前朝”的“绘影”,也是“如今”的白描,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也是一部“胆大妄为”的“政治小说”。

这里,我要着重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腐败、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胀、流氓猖獗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

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白描，来展现一幕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当然，此书也在其故事里嵌进了一些“训诫”，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大多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乃至显得“累赘”多余，这究竟是因为创作者缺乏“思想高度”，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楼梦》那样充满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叙述”，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而且，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构成的深层机制，以及时代与文学、环境与作家间互制互动的某种复杂而可寻的规律，从而由衷地发出理解的喟叹！

1995年5月3日于绿叶居